

**“文物前脚刚撤，炸弹后脚就到”**

1937年8月13日，日寇进军上海，南京岌岌可危。

刚刚落户南京的国宝，不得不再次漂泊。南京朝天宫库房有1.9万余箱文物，数量庞大，一下子肯定运不完，故宫博物院理事会决定，水陆并进，分批迁入西南大后方。

8月14日，第一批故宫文物在长江码头装船，准备从水路运往汉口。这批文物只有80箱，却是珍品中的珍品，里面有甲骨文、钟鼎、范宽《溪山行旅图》、李唐《万壑松风图》等。

庄尚严再次临危受命，随同国宝踏上漫漫西迁路。在他身后，惨烈的战事已经拉开序幕。据当时的工作人员回忆，文物运到长江边时，东边隆隆的炮声已清晰可闻。由于码头上挤满了逃难的南京市民，故宫雇用的英国“太古轮”坚决不肯靠岸。紧急关头，押运文物的故宫职员向大家说明了原委，逃难的同胞深明大义，立刻让开码头，让国宝先走。满载文物的轮船顺利逃脱了日寇的魔爪，难民们却与古老的南京城一起等来了一场浩劫。

7天之后，庄尚严秘密将这批文物带到长沙，存放在新建的湖南大学图书馆地下室。还来不及喘气，日军就开始轰炸长沙。日军或许是得到了故宫文物存放的消息，对着图书馆连发一枚重磅炸弹和七枚燃烧弹。图书馆被夷为平地，只剩下几根残柱。

幸运的是，轰炸前几天，马衡就已经通知庄尚严紧急撤离，调出10辆公交车，将文物转运到贵阳，辗转进入贵州安顺一个叫“华严洞”的天然山洞里。

华严洞，洞深壁厚，冬春干燥，是贮存文物的好地方。庄尚严和故宫同人在洞里建起木制房屋，作为库房。此后五年，纵使外界炮火连天，安顺几次告急，故宫文物在这里也是安然无恙。

一次，马衡来华严洞视察，与学生兼下属庄尚严在战乱中相逢，分外高兴。一日酒后，马衡登高在岩壁上写下：“卅二年（1943年），鄙邑马衡偕伍蠡甫自陪都来，整理故宫书画，与其事者，庄尚严、郑世文也。”

庄尚严则在当天日记中写道：“叔平师因事至安小住月余，一日酒后忽发逸想，老头子竟攀梯登三丈许，亟崖大书百余字，可作纪念。”

但“老头子”和庄尚严都没有想到，这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畅快喝酒。

1944年11月，“黔南事变”爆发，贵阳告急，存放在华严洞的故宫文物再次面临危险。庄尚严和故宫同人连夜将文物转运至四川巴县，在飞仙岩临时仓库秘藏了一年多。

回过头来再说存于南京的故宫文物，第一批文物运到长沙后，马衡收到行政院指令，所有故宫文物，尽可能抢运到大后方。抢运分两路进行：一路走水路，在南京码头装船，沿长江向上游行驶；一路走陆路，在浦口装火车，向西北运。

走水路的一支，到1937年11月打包好了近万箱文物。当时，南京不断遭到敌机轰炸，城内异常混乱。大家不分昼夜地抢运，“在库房工作的，遇有警报来临，他们还可进入山洞去躲避，在码头上、车站上，装车船的人，便只有在车子下面，破屋檐下，躲避一时间，警报过后，马上续装。”

近万箱文物先后于11月19日、12月3日，搭载英国轮船从南京下关码头出发。许多押船的故宫人都都是临时接到通知上船。由于没时间整理行李，大家都手忙脚乱。有人匆匆回家，看看什么东西都舍不得，索性什么东西都不要了，拿起桌上的一把折扇，忍泪离开了家门。

目的地本来是汉口。然而，12月13日南京沦陷，武汉已经不安全，这批文物又不得不再继续向西再向西，于1938年5月22日抵达重庆，分藏于安达森洋行、川康平民商业银行等7个库房。

1939年春，日军在重庆开启了持续数年的无差别轰炸，即不分军事目标还是平民区全部轰炸。

安达森洋行的老板是瑞典人，他不但把自己库房存储的腊肉和百货全部搬走，腾出地方存放中国国宝，还在日军轰炸时，把瑞典国旗插在房顶，甚至把国旗平铺在空地上。瑞典是二战中立国，日军不敢贸然轰炸，存放在这里的3000多箱故宫文物得以幸存。

躲过重庆旷日持久的大轰炸后，这一批文物又转运回乐山。在紧急打包装船过程中，故宫职员朱学侃一脚踏空，坠入船底牺牲。

走陆路的一支，是西迁途中最惊险艰辛的一路，由那志良负责。

1937年11月，7000余箱文物搭乘专列从南京出发。出发没多久，就在郑州车站遭到日军轰炸，幸亏司机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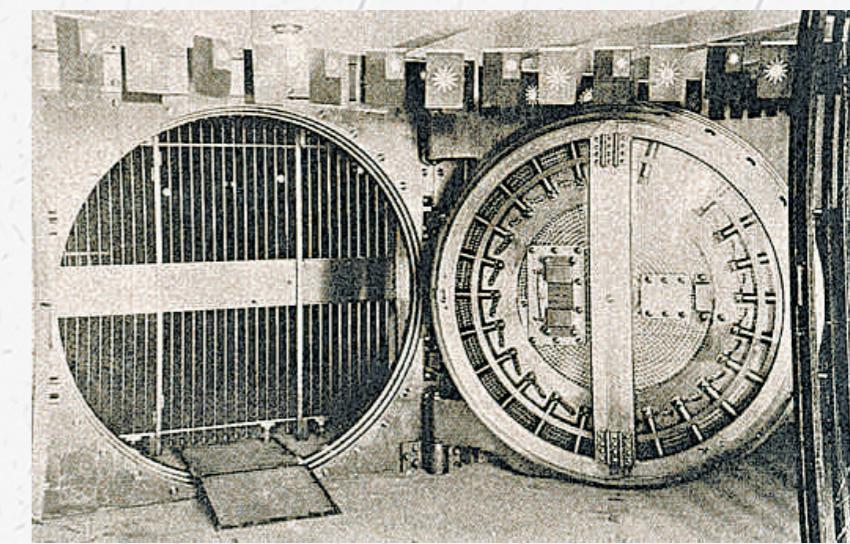
1947年，抗战胜利后，故宫文物西迁三路人马齐聚重庆。

# 凭窗读史



民国十八年摄于贵州安顺

1939年，庄尚严一家在安顺，四子庄灵就出生在安顺。



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保存库山洞秘库的库门。

放，故宫文物一箱也没运出。

除了抢运国宝，国民政府也大力

“抢救”平津学术教育界知名人士，鼓

励北平文化名流南迁赴台，被列入

“抢救”名单的有大学校长、文化界人

士、知名学者等，马衡也在其中。教育

部派飞机前来接运，马衡以病后健康

未复婉拒登机。

马衡迟迟不南下，国民政府只得

将遴选故宫文物的重任交给徐森玉，

并明确指示，尽量将南京文物全部运

往台湾。如果实在带不走，也要选择

一类文物，将二类文物留在大陆。

徐森玉曾明确表示反对文物迁

台。他给友人台静农的信里写道：“衰

落诸公妄以为台湾为极乐园，欲将建

业文房诸宝悉数运台，牵率老夫留京

十日，顾陪末议。期期以为不可，未见

采纳。”虽然反对，但又无可奈何，于

两难之间，徐森玉只得大胆“调包”，将一

批一类文物换成二类文物，“以次充

好”运往台湾。

而彼时，庄尚严接受了国民政府的命

令，准备押送第一批文物前往台湾。

马衡从北平得知后，立即致信庄

尚严，劝他务必拦下南京文物。

一边是国民政府的命令，一边是

多年恩师的托付。庄尚严身在南京，

就在国民政府眼皮子底下，不得不听

从命令。

马衡动了肝火，给庄尚严再去一

信：如果不愿阻拦文物赴台，就断绝

二十多年的师生关系。

1948年12月22日清晨，庄尚严随

772箱文物登上“中鼎号”登陆舰，从南

京下关码头出发，驶向台湾基隆港。

据徐森玉之外孙女王圣贻回忆，国

宝启程前，徐森玉自知留住庄尚严，

只能拉着他的手千叮咛万嘱咐：“现

在这些文物要分开了。从今以后，我负

责看管一半，你负责看管另一半。你要代

我到台湾去看管好这批家当。”庄尚严

点头：“先生放心，人在文物在。”

庄尚严带着文物在台湾安顿下

来，收到了一封马衡的信，信上只有一

句话：“此后故宫文物在台，兄须好自

为之。”庄尚严见信，感慨万千。抵

御外侮的年代，师生二人尚可一起谈诗、

喝酒，日本早已投降，两人却无话可

说。这成为他晚年“最不愿被触及的

内心隐痛”。

直到1949年1月28日，国民党政

府先后分三批从南京运往台湾的文物



抗战期间，故宫文物在西迁途中。

庄尚严晚年病重，在台北荣民总医院抢救，弥留之际，嘴里反复念叨着两个字，声音含混不清，身边的人都听不清楚。庄灵凑到父亲的嘴边，反复倾听，才终于听清了那两个字——北平。

庄尚严四子庄灵曾说：“父亲最大的遗憾，便是在有生之年，不能亲自带着这批远渡重洋来到台湾宝岛的故宫文物，重新回到北平故宫。”

张小英